

空軍的黃埔(下)

祝 樞 壽

寬橋航校初創期間見聞錄

愛國志士奔向寬橋

「風雲際會壯士飛，

誓死報國不生還。」

這是 總統蔣公兼任寬橋航校校長時代親頒空軍訓條的第一條。因為時當「九、一八」「一二八」以後，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益顯著。一般青年愛國志士，紛紛投考寬橋航校獻身空軍，學習飛行戰鬥技術，匯成航空救國狂潮，這些愛國青年同學，得遂凌雲壯志，報國宏願，真乃是風雲際會，千載一時的報國良機。

因為同學們在校所受的教育，不但學會了飛行和戰鬥的技術，並且堅定了一個革命戰鬥員「不成功，便成仁」，誓死報國不再生還的決心與意志。這種政治教育與精神訓練，亦即革命教育，是由航校政治訓練處所負責實施的。

筆者於航校政訓處在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成立之時，雖也忝屬工作人員的一份子，但所任的職務，並不居於重要的地位。尤其自己甫離學校

不久，在踏進航校之時，即抱定了帶職受訓的心情，一面工作，一面接受革命的洗禮。因此本篇所述並不想談什麼有關政訓理論的大道理，只想就筆者當年記憶較深的若干舊事，拉雜寫出，以饗中外讀者，如蒙政工先進尤其是航校的老長官老同學們，不吝加以指正，那就更是筆者所希望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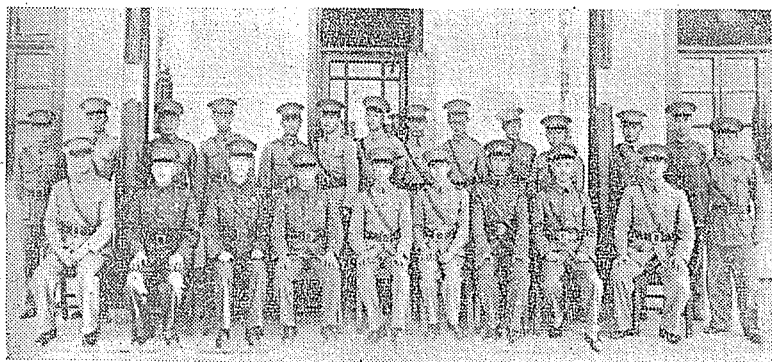
寬橋中央航空學校的政治訓練處，是寬橋航校推行革命教育的動力中心。早期的空軍，以航空署為最高主管機關，所屬單位不多。中央航校是最龐大的一個單位，也是空軍最早設有政工機構的一個單位。

航校政治訓練處的負責人，是處長蔣堅忍先生。蔣先生浙江奉化人，本名孝全，黃埔軍校四期畢業。他投身於國民革命的洪流，經過堅毅刻苦的奮鬥，而成爲一位革命家。早年曾一度服務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機要科，民國十五年隨軍北伐，先任軍中黨部工作，繼任師政治部主任。革命軍底定武漢，積功曾任漢口特別市社會局局

長。嗣於中央討伐閻馮時，任討逆宣傳總隊總隊長，旋調第二剿匪宣傳處處長。政訓研究班成立，任該班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航校成立，調任爲航校政治訓練處處長。他是有數的政工前輩名將之一，極爲領袖所倚畀。曾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一書，在上海某圖書出版公司出版問世，極爲時論所重。寬橋航校政訓處成立，蔣處長曾分贈處內同仁各壹冊，筆者當時亦曾受贈一本，一直什襲珍藏於行篋之中。

蔣先生來台以後，先任陸軍總部政治部主任，嗣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有一次我謁見蔣先生，談起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一書，蔣先生因輾轉播遷，未將此書攜帶來台。筆者即以所藏蔣先生當年所贈之書，送還蔣先生，蔣先生非常高興。因此書保藏得好，蔣先生翻開精裝書面，在書內扉頁上尚有蔣先生親筆題贈的手蹟。蔣先生看了以後，回想當年，轉眼已是卅多年以前之事。他臉上所流露的笑容，也顯得格外意味深長而親切了。

航校政治訓練處，因為兼校長 蔣公，對於革命教育的特別重視，責任非常重大，但當時的編制組織，似乎訂得相當精簡。處內除以處長為全處的領導者外，有一處辦公室，設秘書一人，秘書蔡竹屏先生，為人短小精幹，才華卓越，下轄副官書記各一人，此外即為司書數人。處內所



航校政訓處全體官佐合影，中坐者為蔣處長堅忍，前排右第一人為本文作者。

轄單位，最初只有三個，就是一個政治教官室，和訓育與編輯兩科。政治教官室按編制設政治總教官一人，政治教官若干人，政訓處成立之初，總教官由處長自兼。嗣由羅霞天先生擔任一個短時期，羅先生為留德學人，現任立法委員。後由張韶舞先生繼任。張留學日本，曾任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訓育和編輯兩科，除各設科長一人及科員數人外，訓育科並設訓育教官若干人。訓育科長徐鶴林先生，編輯科長始為沈開寰先生，繼為馬震百先生。政治教官室負責講授政治課程，及編撰政治教材，偏於思想教育的實施。訓育科主持精神訓練工作，訓育教官擔任駐隊訓導工作，實際與一般部隊的政治指導員（今稱輔導員），性質相類。編輯科負責編輯定期刊物「空軍」週刊壹種，並編撰有關政訓宣傳的不定期刊物及小冊。這是航校政訓處最早的組織概況，不過在政訓處成立不久之時，又曾增加過一個單位，就是體育室，由中大體育系出身的金兆均教授擔任主任，負責設計規劃全校有關體育活動的實施與管理工作。不過這個體育室不久又改稱為體育組，並改隸於教育處。

政治訓練處的成立

中央航校以九月一日為學校成立的校慶紀念日，那時政治訓練處的編制，當然也早就確定了。不過當時因為學校校舍的修建工程，尚未完工，沒有辦公房舍，所以蔣處長

按照編制在各處物色的工作同志，如秘書、科長、教官、科員等，一律約定在九月三十日晚間以前，到達杭州市西湖湖濱路平海集中的滄洲旅館彙齊。其餘事務人員，亦於當晚集中於相距不遠的迎紫路惠興旅館。並於十月一日全體集合，向學校報到，正式成立政治訓練處。當時因正式的處辦公室油漆未乾，所以暫時借用，白竹布間隔作為臨時辦公處所。不過為時不久，即遷入指定的正式辦公室，並於民國二十二年春，在辦公室前，攝過一張全體官佐同仁的合影。茲附刊於本頁上段。

軍事學校政治教育的目的，在培養一位軍官的革命思想，使其對人生哲學的主觀認識上，確立革命的人生觀。在國家民族的客觀環境上，瞭解革命的需要，進而服膺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中心信仰——三民主義，効忠 領袖，為殺敵效果而奮鬥犧牲。此一政治教育的目的，航校方面自亦不能例外。航校的政治教育，是多線實施的。首先，政治訓練處的處長，在每週的總理紀念週會之上，每次均作政治講話或精神講話，分析闡論上列各項問題，他是在北伐的革命洪流中所洗練成功的革命家，他每次的講話，都充滿了革命的熱情，戰鬥的意志，和強勁的力量，收效極為宏大。處內出版的「空軍」週刊，所發布的社論和專著，亦多談到這些問題，有時並編印專題小冊，專論某一問題。此外，政治教官所講授的政治課程，當然更是有系統的講授各課專門的教程。

航校最早的課程有六種，就是：一、三民主

義概論、二、中國革命論、三、各國革命史、四、國際政治概論、五、國際經濟概論、六、社會科學概論。我記得當時的政治教官只有三位，一位是李姓的教官，廣東人，他是軍校五期畢業，後來留學日本，讀過明治大學。一位是周教官翁庭（傳）兄，江蘇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專攻經濟。另外一人，就是筆者，我們在政訓處成立之初，因為學校教職員宿舍，尚未準備就緒，常住旅館，不但太不經濟，並且也不適宜準備功課。所以我們三人，同時請人介紹，住進了杭州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並且宿舍都在樓上，來賓會客一律不准上樓，所以環境非常清靜。

我們三人在住定以後，遵照處長的指示，應將上開六門課程，各自認定二門，平均分配担任。我們在住進青年會宿舍的第二個晚上，聚集在一處，坐定以後，開始研究以何種方式分配功課？經過一段沉默以後，當時我曾建議說：「這六門功課，如根據我們三人的學經歷分析，我認為實際早就分配定了」。他們兩位問我，此話怎講？我說：「李教官出身軍校，當過連黨代表，對於主義和中國革命理論的認識較多，這兩門功課，當然由李教官担任。周教官是專攻經濟的，國際經濟概論，由周兄担任，是理所當然的，至於社會科學概論，問題的中心，也以經濟方面所佔的比重較大，所以我以為也應由周兄担任。至於國際政治概論和各國革命史兩門功課，都與近代政治史有關，我在國立中央大學畢業，讀的是政治系，這兩門功課，就由我來承乏。你們兩位看，這樣分配，是否合理？再請兩位斟酌罷！」他

們兩位聽了以後，也沒有表示什麼不同的意見，就這樣作為我們三人共同的決議。同時並商定在一週之內，分別各自草擬各課內容的章節綱要，分別呈請處長核定。這是航校政訓處成立之初，政治課程最早的實施情形。不過此後人事的異動變遷很大，政治教官之中，先後有留學英、美、俄、德、法、日的各國留學生，真是人才濟濟，所有授課的情形，自然也各有千秋。只有我一個人是未出國門一步的土老兒，不過我始終抱定決心，課前充份準備，上課時全神貫注，絕不鬆懈。所以我從第二期開始，到六期為止，一直講授各國革命史和國際政治概論，各期同學對我的印象，似乎還算不壞。我在民國二十四年曾編著國際政治概論講義一種，後來國際政治概論一課，改為國際問題，我在民國二十五年又將國際問題講義改編付印成冊，不過兩書均只在校內分發，未在社會出版問世。

演講指導傳授技巧

領袖昭示：「航校教育方針，第一是要造成學生為一個有德性有精神之愛國革命健者，故須注重訓育」。德性是蘊於內的，精神是鏗於外的。一個革命者，有了德性的基本修養，具備了革命軍人應有的武德，自然就能發揮革命軍人奮勇殺敵的戰鬥精神，這是關於精神訓練和德性陶冶的工作，也就是訓育部門所主管的工作。

訓育工作的實施方式，有精神講話、個別談話、生活考核、課外活動、環境布置、編印小冊等多種不同項目，學校學生總隊之下，分轄各期

班隊，每隊各派駐隊訓育教官一人，負責各該隊的訓育事宜。上開項目中，惟有環境布置、編印小冊，及訓育行政，則由訓育科統籌辦理。

航校政訓處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一日，那時航校二期的飛行機械兩班，已經早就開始上課了。所以政訓處在這兩班就未派駐隊訓育教官。不過處長遵照兼校長 蔣公特重訓育的訓示，對於這兩班的課外活動，如講演會、小組討論會、時事座談會等，都是定期舉行的。其目的，一方面在使同學間能有相互觀摩研討的機會，而收共同砥礪薰陶的功効；一方面也由負責指導的教官，對發言的同學做指導考核的工作。這種集會，都在晚自修的時間開會，同時二期飛行機械二班的這種課外活動，也是由全體政治教官和訓育教官共同担任指導工作的。

在這裏有兩件記憶猶新的舊事，很想稍費篇幅，贅述幾句。我在上文提到過政訓處的工作同志，是在九月三十日的晚上，集中在杭州湖濱的滄洲旅館的。在第二天十月一日上午全體到寬橋校本部報到以前，住在滄洲旅館的一羣，曾在臨湖處長所住的房間之中，開過一次工作會議，目的是介紹工作同志相互認識，並由處長講話，報告學校校舍修理情形，並宣布臨時辦公辦法。等到到達學校報到以後，因為大家廳集臨時辦公室，地位也相當逼仄，並且一時也無公可辦，一連幾天，就索性將布幕拉開，集合教官科員以上的工作同志，連續舉行了幾天的工作會議。處長在開會之時，曾一再徵詢大家對於今後工作上的意見，當時所有參加會議的同志，大半爭先發言，頗

有各展所長，顯露一手的意味。當時我因初次踏進軍界工作，對於軍隊政工，過去既未做過，對於航校的情形，亦未完全瞭解，如果任意發言，怕把話語說錯，爲了審慎起見，處長既未指定我發言，寧可保持緘默，靜聽人家的高論。其實這種場合，是應該表示一點意見的，我這樣的木訥不語，竟使處長和若干同事，對於我的工作能力，引起了懷疑，不過我在當時自己並不知道。

我在十月四日正式奉到校令委派爲陸軍少校政治教官，那時各教官正在準備功課，還未正式開始授課，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蔡秘書忽然約我遊湖，兩人對坐小遊艇中，啜茗談心，蔡秘書很委婉地，也以很迂迴的方式表示說，學校很重視教育工作，徵求我的意見，是否願意調任訓育教官？我當時聽到了這一段話，感到非常不是味道，因爲我已奉委爲政治教官，現在還未開始上課，怎會談到調動工作的問題？所以我當時也用很委婉的措詞，却堅決地答復了下面的幾句話：「我已奉委爲政治教官，現在還未開始上課，我希望蔡秘書代爲報告處長，給我一段上課的時間，看我對任課工作，能否適任？假使不能適任，我隨時可以離開，學校重視訓育，如因工作需要，我很樂於兼任訓育工作。不過不願調任訓育教官職務」。此話說過之後，我仍加緊準備我的功課，也並沒有把它十分放在心上。

作情形。講演會開始以後，我坐在指導席上，先會看到處長在窗外一幌就走過去了。我在聽完了排定講演的五位同學的講演以後，登上講台，作最後的講評。

說到講演術，確實是有許多技巧的。我在中央大學讀書時代，曾經參加過演講學會，聽過許多名教授的指導，我將許多比較重要而饒有趣味的指導方法，事先在心頭重溫了一次，到了作講評時，我將五位同學的講演內容，按照講演學的原理與技巧，根據老師們的傳授，照本宣科地分別加以指導，內容非常充實，尤富諧趣。一篇講評，做得情詞並茂，精彩百出，講評完畢，竟博得了全體同學三五分鐘的熱烈掌聲，那時航校的同學，比較活潑，甚至還有大聲叫好的。我曾向窗外張望，依然看到一個人影一幌，就沒有再看見了。

這次講演會中，我的指導成果，使我自己對於授課的工作，固然增加了不少信心，同時處內有意將我調任訓育教官的意思，自此也就沒再提起。我相信處長對於我的爲人，因那次講演會，也增加了進一步的瞭解。

精神佈置新名詞

另一個小故事，那是在周校長到任以後，三期同學舉行辯論會。那時我已兼任三期的駐隊訓育教官，擔任這次辯論會的指導員，當然是我。校長對於這些課外活動，也是非常重視的。這次的題目，是「忠孝是可以兩全的」。校長在政訓處所呈的報表上，看到了這項活動，他那時已任

在醒村校長官邸，吃過晚飯以後，竟按時到達講堂，那時同學分別正反兩方，正在開始辯論，他從教室的後門，輕輕進入。後方的同學，看到了想叫立正口令，他示意不要叫，並也在後方空着的課桌上坐下聽講，我面對講台坐着，後面的情形，並未看到，也未覺察。辯論會的進行，正方的同學主辯和助辯，都把握住爲國家盡忠，就是爲民族盡大孝的論點，強調忠孝是可以兩全的。辯論的詞意，扣得很緊，果次博得在場同學的掌聲，最後由我作講評，我就依辯論的技巧，和按會場的一般心理傾向，在講評中判定了正方獲勝。當我講評結束以後，周校長站了起來，那時我才發現有校長在場。就立刻發出立正口令，周校長走向講台，開口續作講評，他判定了忠孝是絕對無法兩全的。他並說：「今天的辯論，我坐在後方，都聽到了。雖然在辯論的技巧上，正方似較優勝，但就邏輯上講，忠是忠，孝是孝，二者絕不能併爲一談」。並說：「孝和大孝，完全是兩件事，不能混爲一談。因爲所謂大孝，就是忠的同義語詞，根本無所謂能否兩全？同時舉個實例證明，即如你們諸位學生，到本校來學習飛行，將來要與敵人作戰，如果作戰犧牲了，就是爲國家盡了忠。那時還能回到家中對父母朝夕定省，爲父母盡孝嗎？所以今天的辯論，在一個革命軍人立志爲國効忠的觀點而言，無論辯論的技巧如何？在正確的觀念上，都應該以反方的命題「忠孝絕對不能兩全」，在認識和理解上，才是正確的」。校長這一番透徹精關的分析，真是一種最適切而自然的機會教育。由此也就可以瞭解覺

橋航校初創時期的學校當局，就何等重視革命教育與精神訓練的實施了。

精神布置這個名詞，我是從進了航校後才開始學到的。不過現在幾乎已經成爲空軍政工，甚至整個國軍政工部門專業技術上的一種專門術語了。所謂精神布置，初看確實有些費解，精神如何可以布置呢？其實明確地說，所謂精神布置，實際就是環境布置，因爲人是環境的產物，人們生活在某種環境之中，耳濡目染，可以影響一個人的精神和意志，因此簡化地說，就簡稱爲精神布置了。

有人諷笑政工人員（現稱政戰人員），只會貼標語、喊口號，其實標語口號的力量，是異常宏偉的。試想 國父在日組同盟會，當時所揭櫫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不是標語口號？但多麼簡明扼要。又如抗戰時期 領袖所提示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是多麼有力！這些精練的警語，簡單明瞭，喊在口中，就是口號，口誦心維，可以發人猛省；張貼成爲標語，就是環境布置，可以構成一種氣氛，使人們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無形中可以在精神意志上產生鉅大的影響。

其實這種環境布置的淵源所自，並不是從國父開始倡導革命運動以後，才開始有的。我們只看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一個舊式家庭的大廳之前的牆門上，或大廳之中的房門上，每每用紅紙貼着或用紅漆漆着許多門聯，如：「入孝出弟，由義居仁」。或是「無欲則剛，有容乃大

。和「爲善最樂，讀書便佳」。以及「積善餘慶，種德永年」等，這些嘉言懿訓，不就是標語口號的濫觴嗎？

說到早期寬橋航校的精神布置，我想可以分作三個部份來記述。第一部份，是各辦公室、各課室、自修室，以至寢室的壁間所懸的鏡框。如國父的墨寶，航空救國四字。如 領袖親書的空軍訓條，和「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以及「堅苦卓絕」四字。第二部份，是大禮堂內的精神布置，禮台之上的橫額，是黃埔軍校創辦以來，中央各軍事學校的統一校訓，領袖親書的親愛精誠四字。

至於大禮堂內禮台的左右兩壁，則經過專家仔細設計，將 領袖於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六日所頒的兩次手諭，按照兩壁的大小尺寸，將字數規劃得整齊劃一，由當時航校掩護營的一位善寫八分書的部長書家胡牧球同志，敬謹恭書。（胡牧球兄，安徽廬江人，軍校六期畢業，來台後曾任台灣保安司令部綠島特訓大隊副大隊長，國防部後勤次長辦公室主任，陸軍總部作戰計劃委員會委員，退役後現任唐榮鐵工廠台北機械廠研究發展室主任）。胡氏寫就全文底稿以後，由水泥工匠精工用水泥堆疊成字，每個字的字面之上，再釘上同樣尺寸碼用紫銅所製成的銅字，覆蓋在水泥字的上面。在凸起的水泥邊緣，緣以紅漆，完工以後，用擦銅水將紫銅擦得精光閃亮，再加凸起的邊緣，有紅漆襯托，看起來顯得非常壯麗美觀，可惜抗戰中寬橋淪陷以後，兩壁的字，完全毀壞，戰後復校寬橋，大禮堂內的一切雖大

體恢復舊觀，惟禮台左右兩壁的訓示，未曾再照原樣修復。

精神布置的第三部份，應該記述的是大禮堂前的校中心區，這個校中心區以升降國旗的大旂桿爲中心點，前後左右修築十字形水泥道路沿大禮堂前，及左右兩邊政訓處和學生總隊辦公室及學生寢室自修室前，又修築一條口字形的水泥道路，這個口字形的水泥道路與十字路相連結，正成爲一個田字，中間四塊空地，都鋪上草皮，修整得非常整齊。所以這個校中心區廣場，是非常美好的。沿着這個校中心區四週的精神布置，在大禮堂大樓門口入口處，懸掛一條白布紅邊的橫額上面是「以校作家」四個大字，在政訓處和學生總隊辦公室簷前，也懸掛過白布紅邊同樣的標語，橫額，所用的語句，好像是過一段時間就予以變換一次的，在我的記憶裏，好像用這樣的兩條，一條是「苦幹、實幹、快幹」，另一條是「自信、互信、共信」。另有沿校中心區水泥路旁，曾一度由藝術員設計一種非常美觀的標語燈，燈上配以白色的沙玻璃，玻璃是可以活動裝卸的，每隔一段時間，用洋漆換寫宋體字的精警標語詞一次。此一標語燈，也是非常新穎的。此外筆者在這裏要特別一提的在校中心區大旂桿的水泥座上，曾用水泥製作了一條最精警的標語。

嚴父慈母管訓配合

校中心區的這條旂座警標語的文字，是「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要與敵人的軍艦、陣地、同歸於盡」。這條令人觸目驚心的精關警語，是

引伸 蔣公手訂空軍信條第三條，「空軍的決心要與目的物同歸於盡」的含義而製成。此一精警標語的影響力，至為宏偉，因為航校三期同學沈崇誨烈士，在抗戰中駕駛轟炸機轟炸敵艦，就是這樣壯烈犧牲。假以時日，筆者擬另以專文記述其事。

有了這些發人猛省的精神布置，使全校的教職員和同學們，日薰陶於蓬勃的革命氣氛之中，使每個教職員和同學的革命意志，錘鍊得更加強烈，革命決心，也更加堅定！

上文提到過政訓處蔡秘書曾在西湖遊艇中徵詢過將我調任訓育教官的意見，我當時婉拒了。其原因是奉委政治教官以後，還未開始上課，就調任他職，於心有所不甘。相反的，學校秉承蔣公意旨，特重訓育。如我行有餘力，能為學校多貢獻一點力量，那是我非常願意的。後來到了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周校長到任以後，校部成立校長辦公廳，蔣處長兼任校長辦公廳主任，原任第三期飛行班駐隊訓育教官尹君素（希）兄，調任校長辦公廳秘書，一時三期訓育教官，繼任無人，處長召我談話，說明原委，問我是否願意暫兼任。當時我因所任兩門政治課程，授課時間已經一年有餘，並已教過兩班，雖然授課教材，需要不斷補充，但在時間精力上，頗多餘裕，所以就直捷了當地答應了兼任此項工作。並自此從三期起，接着連續兼任過四五兩期的訓育工作，不過四期是一人專任駐隊，五期則僅是幫忙工作而已。

那時航校担任訓育工作的同仁資歷都是很高

的，不是黃埔三四期的畢業同學，就是曾在軍中從事政工較久的老同志。我和中大另一位同學同時投効空軍，雖然憑藉一片愛國熱忱，獻身航校服務。但對政工專業，究非熟手，所以我們都以帶職受訓的心情，一面工作，一面接受革命洗禮。那時除對 國父遺教再作深入地有系統的研究外，關於 領袖訓詞方面，無論黃埔軍校時代，以至當時廬山軍官團的訓詞，小冊凡能在處內找到的，都借來勤加研習，以便增進自己對於革命理論的認識，並可加以引據，作為對學生講話的資料。

我現在把一位訓育教官一天的工作日程，約略地概述如下。首先，駐隊訓育教官校區雖有眷舍，但按規定，必須住在隊上，每星期只能外宿一次。學生早晚點名，都須參加。並必須準備好講話資料，講話內容，必須簡明扼要，不多囉嗦。或則講解幾句嘉言，或則講評一般缺點。並須配合隊長的行動實施，如隊長有話要講就不應再講，以免耗時過久。如隊長不講，就不妨簡要地講上幾句。早點名呼口號散隊以後，稍過幾分鐘，就進早餐。早餐以後，值星區隊長率領學生到飛機場接受飛行訓練。那時的學生寢室和自修室是沒有人的。這是訓育教官考查學生日常生活行動最適當的時間。訓育教官每在此時逐室去巡視一遍，看看誰的內務，整理得合乎規定？誰是馬虎了事？有時並須將學生自修室的抽屜，加以抽查，看誰最整齊清潔？誰是雜亂無章？回到自己的臥室，就將所見的情況，一一分別加以紀錄，以作日後考核的依據。接着就是查閱學生筆記和

日記的時間。那時學校的規定，學生的各課筆記和日記，是要由值星生於每晚收集齊全，送交訓育教官查閱的。所以在上午以前，訓育教官必須把這些簿本查閱完畢，看誰最勤勞用功？誰是草率從事？然後送還學生。到了下午，學生的大批郵件送到，訓育教官就要做郵件檢查的工作。有人認為，軍事學校的郵檢工作，未免妨礙學生的通信自由，不合現代潮流。其實學校的規定郵檢，完全為愛護學生，並加強了保密防諜。郵檢是一種專門技術，訓育教官對於本隊的學生，大概都瞭解得相當深入。必須為了進一步瞭解某一問題，或發現了可疑的信件，才加以拆閱。並且拆閱過的信件，即開封親交本人，並代保守秘密。至於經常往來的家信，和要好朋友往來的郵件，訓育教官看了信面，幾乎都有瞭解，所以也並不任意拆閱的。至於晚自修的時間，有時舉行課外活動，如講演會，討論會、辯論會等，有時訓育教官通知某幾個學生作個別談話，否則就到學生自修室巡視一番，這就是訓育教官一天的工作日程。

個別談話對症下藥

說到個別談話在精神訓練方面應該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一個訓育教官，應該對本隊的每一學生，每人的家世、學經歷、個性、思想、言行、信仰、嗜好，完全瞭解。談話時才能因材施教，對症下藥。我在這裏舉一個小例，來作說明。我曾有一次在一學生自修室的抽屜內，發現一條小青蛇，雖然蜷縮着不動，但顯然是活的。當

時我雖覺此蛇很小，但怕有毒，趕快將抽屜關好。然後當晚就約這位同學作個別談話，我問他為什麼將蛇放在抽屜之中？他說，他能辨認蛇的有毒無毒，這條小蛇是無毒的，他放在抽屜內，是拿來嚇着同學玩的。我向來瞭解這個同學的個性，是玩世不恭的一流。對人對事，也一向輕率從事。我很誠懇地勸告他說：「一個人對人做事，不可輕率從事，你用無毒的蛇來嚇人，你要知道，俗話說得好：『人嚇人是可以嚇死人的』。所以我誠懇地勸告你，以後你千萬不可把這種事認為是小事，以兒戲出之，以免闖禍」。那裏知道我這樣很普通的幾句話，竟感動了他，並且他竟對我眼淚汪汪地哭了起來，並且哭得很沉痛地說：「教官的話一點不錯，我以後一定要謹小慎微，改正輕率的習慣」。他並補述了一件過去的舊事，說：他在中學時代，有一次跟父親出門打獵，獵槍端在手裏，槍口對着父親，父親立刻詰誡他說，持槍的第一條戒律，就是槍口不可對人，以防萬一走火，我的生性就是遇事以兒戲出之，我口裏說着：「那有什麼關係？」並且竟一時糊塗，跟着扣了一下扳機，「碰」的一聲，一顆子彈從父親頭頂飛了過去，天幸那時父親的頭剛剛低下了一些，沒有闖出大禍，否則真將抱恨終天了！他說他進了學校，常常想家，每次想到這件舊事，就覺得內心負疚太深，他又說，我的父母過於愛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有何缺點，教官將我的缺點指明出來，我以後一定要澈底加以改正，此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可說，不過提到話頭上，想起舊事，順筆寫上幾句而已。

此外，我兼任了幾年的駐隊訓育教官，由於實際工作上的體驗有一點領悟，到似乎是值得記的。那就是部隊長和駐隊訓育工作人員的關係，正如一個家庭中的嚴父慈母，管訓雙方的工作，是需要適切配合的。部隊長在統御上的要求是一個嚴字。這樣才能做到「軍令如山」，令出必行，所謂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是沒有什麼理由好講的。所以軍中的一切規定，也絕對不作任何理由上的解釋。不過這樣不免流於過度硬性，因此同時需要駐隊訓育工作人員，從旁配合協調，對於部隊長的規定，應該詳加解釋，說明為什麼必須如此規定？並應如何去遵照做到？不過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有一點特別重要的，就是政工人員與部隊長之間，必須步調一致，千萬不能各說各話。這樣學生乃至士兵，才無法陽奉陰違，甚至挑撥離間，搬弄是非。正如一個家庭中，父母中的一位，在管教子女，另一位千萬不能提出完全不同的論調和觀點。如若不然，是決沒有辦法將子女管好的。假使一方的管教失之過嚴或流於太寬，應該事後適當的解釋，加以補救。這樣才能組成一個理想的部隊，完善的家庭。領袖曾經說過：「組織就是配合」，真是不易的明訓。

管教訓會權力好大

航校每屆同學畢業的總分，是以飛行、學科、和品德三分數的總分，綜合評定的。政治課程，雖然併入一般學科，平均評分。不過當時中央規定，各軍事學校學生，如黨義不及格者，不得

畢業。因所謂黨義，其範圍沒有明確列舉，因此學校規定，凡屬政治課程總分不及格者，就不得畢業。至於品德一項的分數，是由管教訓聯席會議開會評定的。所謂管，指學生總隊而言。由學生總隊長及各該班期的隊長出席。所謂教，指飛行科和教授科兩方面而言。由兩科的科長及其主管考核工作的代表出席。所謂訓，指政治訓練而言。處長、訓育科長，及各該期班的駐隊訓育教官，均須參加。全體出席會議的人員，手頭都攜有平時對學生的考核資料，在筆者的記憶裏，航校第三期和第四期畢業，期前都會舉行過這種管教訓聯席會議。那時政訓處的蔣處長，已兼任校長辦公廳主任，會議主席也由蔣處長擔任。開會時由會議主席根據駐隊訓育教官所填報的考核表，將全期同學的考核資料，逐個提出討論，出席人員如有異議，即詳加討論後，加以更正。如無異議，即照訓育教官的原案通過。全部考核資料提經會議逐個討論通過後，並由司書同志恭繕精裝成爲手冊，並以壹份呈報 領袖備查。可見其意義的重大！此項會議，並有一次決議過一位同學降期受訓，又可見其權力之大！

寬橋精神永垂不朽

寬橋精神，這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依筆者的淺見，我們應該從學校的傳統，和戰史兩方面去認識。就學校傳統方面說，寬橋航校早期的當局，曾經解釋過好學、力行、知恥、善戰、四者，就是寬橋精神的內容。早期的空軍週刊曾經有一位作者根據 領袖創辦寬橋航校所頒兩次手諭

的主要意旨曾經解釋過，寬橋精神，應該是：現代精神、革命精神，和戰鬥精神，民國三十五年航校復校寬橋時，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上將，在復校典禮大會上講話會說 領袖訓詞「大智無敵，大仁無我，大勇無畏」，就是寬橋精神應有的內涵。筆者認為這些也都是寬橋精神精確的註釋。

第一至五章上為空軍	救國第一會二之責任	救國殺身成仁的精神	救國至死無畏的膽量	救國從令如流的忠誠	救國共同一心的要領	救國盡忠盡國的氣節	救國死中求生的忠貞	救國特種狀況的奉獻	救國共同奮鬥的熱情	救國光明磊落的本色	救國不屈不撓的意志	救國誓死復仇的勇氣	救國戰勝一切的奉獻	救國最後勝利的要求	蔣中正簽訂	中華民國廿三年二月八日
-----------	-----------	-----------	-----------	-----------	-----------	-----------	-----------	-----------	-----------	-----------	-----------	-----------	-----------	-----------	-------	-------------

空軍官校兼校長 蔣公親
頒空軍訓條原文。

至於從空軍戰史方面來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對日抗戰軍興，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十四日空軍第四大隊由高志航烈士率隊自周家口起飛赴杭州寬橋，保衛我

空軍訓練基地，機羣甫抵寬橋上空，即有緊急警報，敵木更津航空隊飛機十架來襲，我機即在寬橋上空，以六比零的戰果，寫下空軍光榮戰史的第一頁。因而早期的空軍，曾將「八、一四」定為空軍的節日。

來台以後，政府統一以「九三」為軍人節，

並將「八、一四」，改為空軍勝利紀念日。寬橋航校有了革命教育所播下的種子，所以才開出了「八、一四」對日作戰的革命之花，和結出了空軍「八、一四」的勝利之果。而奠定了今日中國空軍堅強而深厚的戰鬥精神基礎，且將繼續發揚光大，而永垂於不朽！

台灣鐵路貨運服務事業之發展

鐵路運輸是純粹交通服務的事業，社會愈進步，經濟愈發展，愈需要完整的運輸服務，以促進貿易與文化思想的交流。鐵路服務的對象，分為旅客與貨物。貨主將貨物委託儲運機關後，完全失去自己的控制，一切要靠從事儲運人員的服務精神和努力，達到貨主預期的目的。在近代大量消費和大量交換的時代，經過鐵路運輸的貨物，往往亦經過水路公路等多種的聯運，而且除了運輸以外，與運輸效率密切有關的工作，如裝卸、保管、搬運、接送、包裝、改裝、報關、保險、等，都和貨物的安全迅速，與費用節省，有直接影響，為求謀以最少的時間和費用，完成貨物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安全移動，完善而健全貨運服務機構，確有需要。台灣鐵路貨運服務所，就是為達成上項目的而設立的。這種以一個貨運服務機構，綜理各種大宗貨物的運輸服務工作，確實節省了不少的儲運組織重疊，及人事和設備等等的浪費，他們已具有數十年的工作歷史，創交通服務事業之前驅，前途發展，實未可限量，希社會各界人士，不斷指教和予以業務上的支持。